节气里的鹰城

立夏的农事和花事

◇ 张振营

刚到五月，立夏跟着就来了，似风尘仆仆的少妇，裙摆上带着风带着土，带着温暖和柔情。如果说暮春是繁花似锦的过往，立夏将继续着花事并在萌动中孕育出满世界的绿意。山乡的农事随着立夏的到来渐渐地多了起来。

长饱满的青豌豆荚成了人们餐桌上的鲜物，到立夏采摘期基本结束，如果还不摘，就等着长老了之后磨面了。

小麦正在灌浆期，勤快的人会把混在麦地里的燕麦拔掉，懒惰的人则任其生长，认为不会影响小麦产量。

最忙的是割油菜籽，不及时收割，炸开了荚籽粒会落到地里。割了菜籽腾出的地用来种红薯，这时候种的叫春红薯，说是春红薯其实基本上都是立夏之后种上的。

割菜籽种红薯忙的都是自家的事，而栽瓜栽菜栽烟则是给人家干。农村干活的基本都是留守妇女，男人外出打工，她们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，有点空闲时间就去干零活儿挣钱。

农村的种田大户很多，有包地种菜的、种瓜的、种烟叶的、种果树的等等，只要想干，几乎天天有零活儿。大田烟方里要移栽烟苗，麦田里预留的宽行要栽瓜苗，还有辣椒、茄子、蕃茄、黄瓜等都要从畦里移栽到地里，都需要人手。那些留守妇女成了香饽饽。这个时节，她们很疲惫，但还是乐呵呵的，因为比平时挣钱容易些。

立夏，也预示着可以造打麦场了。现在实现了机械化收割，机器吃了麦穗吐出来的是麦粒，造场成了历史。过去累死累活的麦忙天，现在一晌就结束了。

说了农事再说说花事。

在铺天盖地蓊蓊郁郁的新绿里，估计很少有人注意到楝树。在山乡，起伏的岗坡上，曲折的羊肠小道旁，楝树静静地伫立着，自由舒展着枝叶，装点着大地。

立夏时节，在桃败梨残，李谢杏萎之时，楝花持久的花香弥漫很远，让你怎么也无法忽略它。

在清瘦的楝叶丛中，文雅地系缀着一团一簇紫色的楝花，一树的碎紫，像夕阳西下时飘飞的云彩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星星点点，浓淡相间，从容有度。楝花是楝树澹泊的微笑，文静淡雅，柔美细碎，妩媚羞涩，犹如一群情窦初开的少女。楝花落处，如同铺了一层薄薄的红毯，无怪乎王安石赞叹道："小雨轻风落楝花，细红如雪点平沙"。

立夏时，当城市里的蔷薇出现败象，山里的野蔷薇才盛装登场。如果说迎春花是春天的使者，那么野蔷薇就是夏天的报喜鸟。此刻，阳光洒在满坡野蔷薇花上，而蔷薇正惬意地舒展着身子张着笑脸，一幅美好宁静的画面让人怦然心动。

小时候不知道它还有这么文雅的名字，老辈人都叫"盏盏台"，至于为啥这样叫，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我观察后悟出了这个名字的含义。每朵花有四到五片单层花瓣，展开的花瓣微微上翘，中间是黄色的花蕊，一支长茎托起好几朵花。这让我联想到了小时候家里已弃之不用我拿着当玩具的灯台。所谓灯台就是没有电灯照明年代人们用的灯。这种灯由泥烧成，上边浅浅的碗用来盛豆油，灯碗下边有个灯杆支撑，下边是底座，使用时在灯碗里放一截花捻当灯芯。再看野蔷薇的花，翘起来围着的花瓣不正像灯碗吗？花蕊像灯芯，一朵朵花被茎秆托着不正像一盏盏灯台吗？

野蔷薇花朵不硕大，也没有人工培植的丰满有层次，看起来单薄瘦弱，但纯朴自然。如果说种在城市里的蔷薇是浓妆艳抹的少妇的话，这些山野里的野蔷薇就是不施粉黛的少女。

野蔷薇细数着流年的脚步。

初夏的五月，幽香飘来，村民们知道这是金银花开了，于是就会趁着割菜籽前这个空当去山上采些金银花。

金银花初开时呈白色，经一二日则变黄，或黄白相间，故名金银花。到了秋末老叶枯落了，其叶腋间又会簇生新叶，新叶经霜冻变为紫红色，凌冬不凋，所以便叫它"忍冬"。我们老家人叫二花，二花虽不及金银花听起来富贵些，倒也贴切。

金银花名字富贵，又披金戴银，但没有人把它看成富贵的花。乱石堆中，荆棘之上，茅草丛里，疏林之下都有它的身影。目之所及，青藤翠蔓，四处攀爬。你要说它卑微羸弱依强附势也不见得。比如那些酸枣树、野蔷薇之类，满身带刺，可只要被金银花抓住，就一定上得去身，兀自绽放自己。从这里又看到了它的蓬勃热烈，不屈不挠。

金银花静静地在山野绽放，附庸风雅的文人墨客也鲜有歌颂和赞美它的诗词歌赋。接近它的人大多也不是为赏花而去，而是为了采花，这么说，金银花的实用价值要大于观赏价值。

美丽月见草，听听名字就让人心情激动。当我在湛河上游的乌江河口公园那一片花海里与它照面时，一时被它的美丽惊呆了。

当时并不知它的名字，但看它的身影和容颜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可不是嘛，它的花和叶与狗狗秧多么相似。打开手机的识花软件对着花拍照，出来的名字是美丽月见草，这是我第一次听说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说是傍晚才开放，花能和月亮见面，太阳一出来就萎缩了。好浪漫的花，专与月亮约会。这样的解释并不确切，我是午后来的，花照样鲜艳，美丽倒是挺贴切。美丽月见草，细枝粉花，耀着日影，闪着粉光，一大片的花成了粉红色的锦缎，在微风中像波浪起伏。细看每一朵花，似宝石般璀璨迷人。

长在田地里的狗狗秧从叶子到花朵和美丽月见草都很相似，而名字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上，一个是灰姑娘，一个是白雪公主。特意种在城市里的美丽月见草，供人们欣赏赞美。而田地里的狗狗秧往往还没来得及盛开，就遭到了被锄除的命运。

美丽月见草，暮春立夏之交盛开，能连续开三个月。

立夏之后，农事渐忙，而花事渐落，浓绿登场。

缘于爱的立夏民俗

◇ 汪玉泓

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披着明媚饱满的阳光，踩着匝地的浓荫，立夏节气来了。

立夏，人们常错误地认为夏天来了。元人吴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解释为"立，建始也，夏，假也，物至此时，皆假大也。"

立为开始，夏为假，假即大，意思是春天播种的植物到这时已经长大了。

立夏与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、春分、夏至、立秋、秋分、立冬、冬至即四立、二分、二至并称"八节"，与此相对应的民俗节日为上元、清明、立夏、端午、中元、中秋、冬至、除夕。

南疆日长北国春，蝼蛄聒噪王瓜茵。新尝九荤十三素，谁家村西不称人。

立夏能与中秋、除夕并列，家家户户忙着准备九荤十三素，忙着尝新，尝鲜，是十分隆重的节日。

在中原一带，流传着立夏吃蛋的习俗，人们常在立夏的前一天用茶叶煮鸡蛋，到立夏这天吃。人们发现用茶叶煮的鸡蛋味道要比白水煮蛋好很多，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食欲，寻常日子里也用茶叶煮鸡蛋，很快这种方法传遍各地，这便是茶叶蛋的由来。

"吃了立夏蛋，力气大一万。立夏胸挂蛋，小人疰夏难。"这些俗语隐隐地透露出父母渴盼着孩子健康成长，无病无灾的愿心。

相传瘟神在平时酣睡，只在立夏这天到人间散布瘟疫，染上病的小孩称为疰夏。人们纷纷祈祷女娲娘娘保佑自己的孩子无病无灾。女娲娘娘听到后对瘟神说，凡是胸前挂着鸡蛋的小孩都是自己的孩子，不要伤害他们，瘟神答应了。立夏这天瘟神来到人间发现孩子们胸前都挂着鸡蛋，灰溜溜地无功而返，人们欣喜若狂，取下鸡蛋互相磕碰，吃蛋庆祝。自此，立夏胸前挂蛋、斗蛋、吃蛋的习俗流传至今。

诸葛亮与刘禅名为君臣实则父子，刘禅尊称诸葛亮相父，诸葛亮为蜀国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刘禅。他七擒孟获，孟获心服口服，对诸葛亮言听计从，诸葛亮临终嘱托孟获每年要来看望蜀主一次，诸葛亮嘱托之日，正好立夏，孟获当即去拜阿斗。从此以后，每年立夏，孟获都依诺来蜀拜望。后来蜀国灭亡，刘禅成了俘虏，而孟获不忘诸葛亮嘱托，每年立夏带兵去洛阳看望阿斗，每次去都要称阿斗的重量，以验证阿斗是否被晋武帝亏待。他扬言如果亏待阿斗，就要起兵反晋。

晋武帝为了稳住孟获，就在每年立夏这天，命御厨用糯米加豌豆赤豆煮成五彩花饭，用乌桕叶汁液浸泡糯米做成乌米饭给阿斗吃。阿斗见糯米饭又糯又香，饭量大增。孟获进城称人，每次都比上年重几斤。

孟获立夏称人之举，使晋武帝不敢欺侮刘禅，刘禅虽为阶下囚，日子却过得清静安乐，老百姓艳羡不已，纷纷效仿。立夏这天在村头挑起一杆大秤，称人，大家轮流坐到凳子上面称。唱秤人一面打秤花，一面讲着吉利话。称老人要说"秤花八十七，活到九十一。"称姑娘说"一百零五斤，员外人家找上门。勿肯勿肯偏勿肯，状元公子有缘分。"称小孩则说"秤花一打二十三，小官人长大会出山。七品县官勿犯难，三公九卿也好攀。"

朋友旅居南方，槐花飘香时节，带着孩子返回家乡小住，约上三五知己，带着孩子和朋友相聚，大人小孩各得其乐。用餐时，孩子百般挑食，不肯下咽。朋友提议玩游戏，把鸡蛋煮熟，每人挑一个，蛋头碰蛋头，蛋尾碰蛋尾，任意选择，壳碰烂为输，输了吃掉鸡蛋，完好无损为胜出；蛋头胜出为大王，蛋尾胜出为二王。孩子们兴趣盎然，乐此不疲，几轮游戏下来，有的是大王，有的是二王，平日里难以下咽的鸡蛋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此刻，我顿悟，原来这些民俗藏着父母让孩子愉快进食的良苦用心，缘于父母简单的爱。

史海泛舟

270.酒醉酿祸

乾隆时代，清朝著名经史学家王鸣盛（别号西庄，上海嘉定人）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，因母亲病故辞官退居苏州，专心著书。有一天，当地一无赖借酒在王宅门前骂街。门卫不能忍，王鸣盛力止之，劝其勿生事。次日，这个无赖酒醒，其母带着他到王宅请罪。王先生淡然曰："昨汝酒醉，我却不怪；但以后醉了，若骂他人，必将惹祸。"无赖惶恐而归，戒酒终身。

271.马虎御史

明朝宣德年间，御史谢瑶上疏明宣宗推荐人才。奏折送至朝廷，谢瑶突然发现自己把推荐对象的姓写错了，赶紧上疏改正。明宣宗朱瞻基就此事批示给中组部（吏部）曰："古人给皇上写奏折都心存敬畏。这个谢瑶连人家姓啥都弄不清楚，却口口声声说要荐贤，轻率如此，岂称御史之职？"遂将谢瑶贬至边疆下基层去了。

（老白）

母亲的小菜园

◇ 司伟宽

那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上午，我和妻子回老家探望父母。车子刚进村，我就远远看到母亲在她的小菜园里忙活着。

"妈，你在干啥？"我赶紧下车和母亲打着招呼，"天旱了，给蒜苗浇浇水。"母亲一边应着腔，一边拿着水管往菜地里浇水。两畦发黄的蒜苗久旱逢甘霖，瞬间支楞起来了。旁边的一小块地也已经平整好，母亲说，过几天准备种上。

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，这几块小菜地都是我们不让她种地后她自己开垦出来的。"赖好种点菜都够你大俺俩吃了。"按母亲的话说，"闲着也难受，种点菜偶尔干点活，权当锻炼身体了，反正也累不着。"而我们做儿女的是怕她累着啊！毕竟母亲快八十岁的人了。

母亲是个苦命人，她10多岁就没了父亲，和姥姥相依为命，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嫁到我们司家后，由于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，整天忙于行医看病，地里活儿干得少。勤劳贤惠的母亲除了生儿育女外，地里的农活，家里的杂务，里里外外一把手，几十年任劳任怨。记得母亲40来岁时双腿小腿肚上就筋脉淤积，经常吃药打针。那都是她过度劳累而落下的病根啊！

后来，我们兄妹四个相继结婚成家，离开父母，离开家乡，到了不同的城市工作和生活。父亲和母亲坚持生活在农村老家，种着几亩薄田，守着几间老屋，过着清贫寡淡的日子。中间我们也曾多次请二老到城里来住，而每次都住不了几天，就开始吵着不习惯要回去了。我在部队近30年，父母来队小住的次数却屈指可数。

前些年，看到父母年事渐高，我们兄妹几个一再要求他们不要再种地了，父母这才把岗上和坡里的两块地租给了别人，但仍旧保留着南地那块地，说什么离家近，现在都是懒人庄稼，收收种种全机械化，也不费啥人力，每年能收一季麦、种一季秋，保证有口粮吃。就这样又熬了几年，父母实在顶不住我们的再三劝阻，才勉强把最后那块地也租了出去。

庄稼人对土地似乎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一旦离开了种地，好像丢了魂一样。这不，没有正式的大块地种了，母亲干脆寻思着在家里的房前屋后开起荒来。不到半年，从北院到南院的路边、房头，竟见缝插针般地开辟出了四五块"巴掌地"。

这些"巴掌地"原来不是瓦砾遍地，便是树根盘错，可以说每块地都是母亲一锄一锹辛苦拾掇出来的。拔草、施肥、浇水、松土，母亲总是那样勤勤恳恳，乐此不疲。春天，小菜园里长着蒜苗、菠菜、芫荽、小葱等；夏天种的菜品最丰富，像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豆角、倭瓜啦，应有尽有；秋天则有白菜、萝卜、花生等等；到了冬天，母亲则种上一些耐寒越冬的蔬菜。反正无论春夏秋冬"巴掌地"里都种着应季菜，我是没见地闲着的时候。

如今每次回老家，到母亲的小菜园去转转看看，似乎也成了我的一种习惯。观察一下菜的长势，蹲下来拔几棵草，逮几条虫，或者顺手摘根鲜嫩带刺的黄瓜，找个自然长红的西红柿……现摘现吃，品味自然，谁说不是一种乐趣呢。

人勤地不懒，再加上母亲种地有经验，小菜园里的菜总是长势喜人。母亲打小最疼我，她知道我爱吃甜瓜、豆角、花生等，每到收获季节，她就摘好了用袋子装着给我存在冰箱里，等我回家时再拿出来吃或者让我带走。我们姊妹几个每次回家临走时，母亲总要准备几兜子她小菜园里种的菜给我们带走，美其名曰"司村土特产"。回到家中，连着吃上几顿，既是美味，又是乡愁。

2020年春季，一场突发脑溢血把父亲一下子推到了死亡边缘。后经近半年的全力救治，父亲才逐渐苏醒过来，但瘫痪在床，生活不能自理。病情稳定后出院回家，母亲一个人承担起了照料父亲的重任，每天端吃端喝，擦屎接尿，起床上床。近两年下来，原本被病魔折腾得骨瘦如柴的父亲慢慢胖了，而母亲却明显瘦了、老了，腰弯得更厉害了，头发几乎全白了，所幸的是身体还算硬朗。尽管每天侍候父亲很忙，很辛苦，母亲依然忙里偷闲把那几块小菜地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
我知道，小菜园已经成了母亲的一种寄托。或许只有通过种植，她才能找到耕耘体验和劳动乐趣，才能体会到庄稼人那种终极的获得感。

经典社楼

◇鲁厚之

社楼是一个宁静美丽的村庄，坐落在鲁山县下汤镇清水河岸边，社楼原名舍楼。据说，远古没有名字，也没有楼，村庄西边是通向宛洛的便道。饥荒纷乱的年代里，常有土匪恶人出没打劫。为守护家园，村子周围的明山上筑了石砌的寨墙，又修了一座戍楼，楼上楼下有人站岗放哨。久而久之，村子里安静了下来。这里常有行人和饥民路过，戍楼下备有茶水和舍饭，还有简易的小凳子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行人和饥民装满了感激和兴奋，脚底似乎也涨满了前行的风力。从这条路经过的人越来越多，于是都叫这个地方为"舍楼"。

年年岁岁行人匆匆。舍楼无私地端出心底的真诚，抚慰着一颗颗疲惫劳碌的心 ，点燃着一个个行将绝望者的希望之光。 舍楼的名字在历代人的传颂中进入了中华地名典籍。舍楼从历史的故事中走来，平平仄仄的书页夹着时代的浪花，见证着舍楼的繁衍生息。

明山寨遗址至今犹在，寨墙依然耸立。周围的大板栗林守护着村庄，淳朴的民风是一条千古流淌的河流。人生代代无穷已，代代香风蕴后人。万事万物都可以变化，但是，根植在血液里的自然与真情却是亘古不变的。

乘坐着时光的兰舟，行进在历史的大河里，思绪万千，撩起水的清音，倾听着历史的故事，天光云影，古人今人，一个个片断勾连起一个个迷离的梦幻，迷茫而又清醒：人生一世，流水一瞬，一路高歌，一路跌撞。

青山不改，碧水长流。生命短暂，岁月转瞬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人的肉体永远也不可能与天地比寿，但精神却能与日月齐光。一代代的舍楼人去了又来，来了又去，但精神的坐标系如青山碧水成为永恒。

社会主义大建设时期，"舍楼"被写成了"社楼"，而今就这么叫着，无所谓，社楼人不在意，在意的是精神的范畴和生命的内涵。

社楼像一位满腹经纶的儒雅之士，用纯真的家乡语低缓地讲述着曾经的故事：稻花香里说丰年，桃花依旧笑春风，衣冠俭朴古风存，千里鸟啼绿映红。

今年，在一个桃梨新绽，碧玉初妆的日子里，我邂逅了久违的社楼。张书记和村长的一顿农家盛宴，摆满了春的景色，春是绝美的味道；满桌子的天然与纯真，满桌子的淳朴与盛情，全是原生态的，经典的历史的味道。

席间，听了张书记和村长有关社楼的发展蓝图，很是兴奋，因为建立在淳朴民风和道德层面的建设，是高品位的，用精神支柱建立起来的新农村必将是真正的美丽乡村。新一代的村委会成员光明敦厚，竭心尽智，英姿勃发，正带领全村朝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进发。

用文化精神做支撑的社楼，把步行的鞋子改成了生命的船只。如果稍微显摆一点，挥一挥水袖，便可横空出世，独上兰舟。

有形的村庄，无形的时光。上善若水，是水的智慧。社楼的水注入了山的生命，山青了；社楼的水注入了人的生命，人境界更高远了。原生态的热情淳朴，真诚善良像水一样注入了人的血液，村庄便成了一座丰饶的精神家园，精神的家园是不朽的经典。

母亲的遗产

◇ 刘立成
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两年了。我们经常以不同形式怀念她，特别珍惜她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。

这遗产既不是房产，也不是金银珠宝，若论价值，却比这些东西值钱得多。这遗产实际上是她的唠叨。

她的唠叨很有意思，是对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之后的一种即席评论，而且极富哲理。

我小时候贪玩，不喜欢上学，父亲就让我两个姑姑用粪筐把我抬到学校，有一种惩罚和侮辱的味道。母亲则不然，她会在给我准备一顿好吃的饭菜的时候，和我细声细语地说："儿啊，人从书里乖。不读书，就穿草鞋，读书了就可穿皮鞋，你不喜欢穿皮鞋吗？"我很诧异，母亲是个文盲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怎么说的话这么高深？在我们天门方言里面，乖是不淘气、驯服的意思，比如说好乖啊、乖宝宝之类，也有机灵、聪明的意思，比如说卖乖、讨巧。小孩子都愿意当乖宝宝，愿意聪明机灵，所以母亲的话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我居然从此发奋读书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，从村里考到县里再考到省里，从硕士读到博士。现在想来，都是母亲那句"人从书里乖"造就的。说来也巧，我和弟弟妹妹的孩子们都喜欢读书，也应该间接得益于母亲的教诲。

我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，和弟弟妹妹一起帮母亲下地干活。父亲是村干部，一般是指挥生产，母亲是农民，没日没夜忙碌在田间地头，即使年纪大了，也仍然自己种自己的口粮田。我们年轻，做事浮躁。记得有次帮母亲在地里摘棉花，我们为了快点摘完，稀里糊涂地东摘一朵西摘一朵，母亲却一株棉花一株棉花地摘，摘得很干净。她看到我们撒腿离开的样子，喊住我们说没有摘干净，得重新回来摘。我们十分不情愿返工，母亲说："不怕慢，只怕站。"我们只好慢慢地摘干净。现在想来，母亲大概是想借这个俗话磨练我们的性子，让我们懂得踏实做事的道理。这个镜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，让我养成了再急再忙也必须静下心来踏实做事的习惯，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只要努力前行，再慢也会到达胜利的彼岸。

小时候，我们都喜欢嬉戏打闹，尤其是当表弟表妹来家做客时，我们就不愿早起，在床上你挠我胳肢窝儿，我推搡你脑袋。有一次，闹着推着，我表弟突然被我们推倒床下，摔得鼻青脸肿。我们一下子傻了，母亲走上前来，赶快给表弟敷上热毛巾，然后批评我们说："穷人作欢，必有大难。再闹就会出大事的。"我们赶忙停止嬉闹，乖乖地去看书学习了。现在想来，十分佩服母亲的高明。她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不要得意忘形，祸福总是相互转换的，生活中要保持一点警惕性，要想到可能出现的灾难景象，所谓祸福相依吧。

母亲的遗产很多很多，我一下子也很难写全，有些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面，有些也许我们还没有完全领会其精神实质。我时常想，作为文盲的母亲，她的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究竟是怎么来的呢？也许是外祖父外祖母教给小时候的母亲的，又或许是母亲博闻强记，从她邻居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那里听来的，不管怎样，这些遗产传到了我们这一辈，我们也要传给下一辈。